

迎着阳光，书店中间最好能有个炭炉，大家能围炉聊天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一个梦想。



## “入世”与“远方”

【文/董群力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我问周迎，开了这么些年的独立书店，对卖出多少书还是很在乎吗？她回答说：“当然，它不止是情怀，也是一门职业。”

### 人没变，这里怎么会变呢？

远方书屋搬到它的新址，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。老店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，原来是个酒窖，面积不大，周迎在装饰书屋的时候，就只做了一个吧台，其他还是保留了未装修的原貌。原本，书店还有一个店主樊先生，书店里的历史、文献都是出自于他的收藏。如今，樊先生自己也开了一家书店，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整理、研究文献资料上。

刚刚搬到这里的一段时间，去过老店的客人都觉得不习惯，觉得这里有些空，不如从前窝心。周迎自己倒是很喜欢“亮堂”的地方：“迎着阳光，书店中间最好能有个炭炉，大家能围炉聊天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一个梦想。”

过去的一年里，书屋早已被周迎塞满了，墙上已经没有能挂东西的地方，几幅画叠在一起，静静躺在墙脚边上，她喜欢这种满满当当的感觉，就连家也一样。有人评价说，书屋里的东西不是别人送的，就是店主自己捡的。果不其然，周迎在办书市的时候，看上了路边的一张木桌，还没来得及运过来：“其实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。我没变，这里怎么会变呢？”

### 就想让你们在这里互相说声“嗨”

书屋搬到新址一年，周迎写了一篇名为《一年了，你们该认识认识了》的文章，其中写道：“我希望‘远方’可以成为这个园区的一个集合点，就像以前在延安路1433号发生碰撞的那些客人们一样。或许你们每天都坐着同一趟地铁上班下班，或许你的车一直就停在他/她的旁边，一天里接近一半甚至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在一个门牌号里，来来回回熟悉而又陌生地遇见过多少次，我想让你们在这里互相说声‘嗨’。”

虽然周迎说，自己从来没有给这个书屋设过限，任它慢慢形成自己的风格，可是，她却也说，自己一直是用开

客栈的方式在经营书屋，只是没有住宿的地方。这或许和她的爱好有关，“半路出家”做了独立书店，读书只是其中的一个兴趣，骑行、徒步、攀岩，周迎喜欢一个人一站一站慢慢旅行：“一个人旅行整个状态是开放的。在旅行中认识的人，其实平时也不怎么联系，但你始终知道，只要约他们，他们一定会出来。”

在苏州旅行时，因为帮同住在青年旅社的一个女孩做了一次翻译，两人就这样成为了朋友。旅行结束后，回到各自的城市，直到那个女孩要来上海看画展，请周迎陪她逛展，这才有了第二次联络。后来，她去了北京，碰巧周迎也在，这就是两人的第三次见面：“其实有时候，所谓朋

友，带给你依赖的同时，也会有负担。但是旅行中认识的朋友，很看眼缘，能够很合拍地相处，也不会有太多负担。就像我和这个女孩，其实我们就只碰过这三次面，但我知道，只要我们在同一个城市，就能够见面。”

周迎希望客人来到书店，也能建立这种旅行式的友谊，于是，她为书屋所在的园区，建了一个交流群，叫做“876交流站”。心血来潮的时候，组个酒局，或是研究点吃的，量很少，就是吃个“人气”：“书店也好，咖啡馆也好，我更希望突出它的社区性。”

### 有人说我“入世”了

每个周日，周迎都要去文庙书市逛上一逛，这是书屋里二手书的主要来源。每一家独立书店都有自己选书的标准，从书的主题一看，就知道是谁家的。这里的书偏“轻”，多数是文学、旅游类的，有时，在文庙上，也能淘到些绝版的旅行书或是老相册，这是周迎觉得最开心的时候：“最开心的就是收书的时候。有的时候，会觉得独立书店前景很渺茫，卖不掉的时候，也很难过，但仍然阻止不了收书的热情。”不过，去的次数多了，周迎也发现文庙书市也不再“年轻”了，“文庙现在的受众大多是老年人，如果他们这一辈离开了，书市是否就结束了呢？”

于是，周迎和“犀牛”、“诗集”等独立书店的店主一起，每隔一个月左右，就摆一次摊，取名为“愚人书市”，不需要很严肃，就像是个“年轻的”文庙书市：“最早是希望做一个书店地图，联合上海各个独立书店。但是，独立书店的店主往往都有自己的见解，这个任务靠我一个人，是不可能完成的。现在的‘愚人书市’是由几家书店一起摆摊。每一家都在努力自己的事情，但互相之间也会有互动。”

“愚人书市”进行到第八期，周迎说，最大的改变是自己更“入世”了，换言之，就是更现实了。最希望的是，每次书市过后，店主们的心情都能很好，当然这和当天的客流量息息相关：“现在的我和三年前刚开书店的时候相比，会更现实一点。经营书店也是一门生意，只不过我们的产品更带有情怀而已。所以，开书店也需要学习策略和经营。这是我的‘入世’。”

